

## 九宫山日出

我看到的日出是被大风车转出的。那惊艳的模样,刹那间的芳华,那冉冉升起的圣光,震撼着你的心灵。为了这一刻,我期待了许久,准备了许久。

要看日出得登高,得起早。要冒险,还得抢跑,要不然你就要被她甩掉,就无缘一见。在山腰的云关古寺,在山中的云中湖,因了地处山之阴,都很难看到那一轮鲜红的日出。

驱车入住山庄。这里与江西分界,远眺尽是空山幽谷,苍穹白云。人稀宁静。这儿距顶峰不远,气象变化万千,风车日夜鸣唱,正是观日出的理想之地。

然而,我看日出并不顺畅。第一天我睡过了头,醒时已是6时许,太阳老高了,没有了那嫩黄的生动的影像。第二天又因天气隐晦,大雾茫茫而无所得。没法,唯有苦等。

朦胧中的黎明是被早起的山雀子唤醒的,一骨碌爬起床,顾不得洗把脸就提了摄影包往外跑。一看时间正好!整个周遭都

是暗蓝的色调,空山静谧,清爽精神,唯有东方天空显出一大片渲染的红霞。

沿着弯曲的盘山公路大步上攀,时而停步端起相机定格一些赏心的风景。心里默念着:啊,太阳,你得等我找到最好的角度再出台吧,我要永恒你最美的容颜啊!

微微山风,朦朦轻雾。透过绵绵薄雾,像是浸泡了牛乳的山峦。天空分为上下两半:上半通红,下半深青,像是海水,海水下隐隐约约呈现出群峰的轮廓,就像只用墨线勾勒的中国画。

啊,出来了!在深蓝的大海中,慢慢露出一弯笑脸,又似一叶倒扣的小舟,亮红得很,继而像蛋糕,像金鼓,像火珠,在慢慢负重潜行。一眨眼工夫,一个红球蹦了出来,整个过程就两三分钟的样子。风过来,云雾氤氲流逝。深红、粉红、浅红、金红……到最后那太阳放出了万道光芒。

她的光辉染红大地,赋予一股神奇的力量。近树远山皆照出清晰的层次,依次排开

## 盛夏的果实

“天阶夜色凉如水,卧看牵牛织女星。”多么悠闲雅致的夏夜景象,于我是不存在的,整个盛夏的夜晚,我都泡在泳池里,兴致勃勃、乐此不疲,而且竟似走火入魔般的,每日反复揣摩、练习动作的完善与改进。寻寻觅觅间,游泳仿佛是前生的挚爱,又像是失散多年的亲人,这种由衷的热爱与亲切感,令我自己都惊讶。能让我喜欢的人不多,能让我热爱的运动更是少之又少。

也许是先天不足,也许是后天积劳,莫名的,免疫力每况愈下,感冒频频造访,是时候寻求一项适合自己的健身运动了。

在尝试了跑步、爬山、暴走、瑜伽……之后,总没有哪项运动能让我心动,说不上哪里不爱,但终究还是差那么点,就像人与人之间的相处,还是要靠缘分。

友人给我推荐了游泳,抱着试试的心态报了果果训练营。以我的运动天赋之差,我想就勉强学会吧。

从此“一人泳池深似海”,没想到,游泳给了我极大的惊喜:当我郁郁不得解的时候,投入池中,水波温柔的触觉,就像妈妈温暖的怀抱,我只顾尽情游,心中块垒尽解,什

## 窗台上的鸟窝

家里的窗外经常有阵阵鸟声,七嘴八舌,虽然嘈杂,但热闹喜庆,让我觉得无比亲切。

那天早上,窗外鸟鸣再次激起了我的兴致。推开玻璃窗,发现在窗台右下角有一只鸟窝,一只小鸟正衔着小草根,没想到被我的响动惊着了,一飞冲天。这窝我真的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垒起来的。仔细一看,鸟窝是由一根根细针一样的松叶和着泥巴构成的,十分精密而精致,外型美观,表面平整,堪称一个工艺品。这么一只鸟儿一口泥巴一口草,得衔多少口,飞来飞去得多少次?我不得不为小鸟的如此功夫而惊叹!

为了不去影响鸟儿,我特意把玻璃窗关上。从此,我几乎每天都要隔着玻璃屏住气息窥探鸟儿的行动。起初,动静不大,鸟窝里没有什么变化。有时看到那只叫不出名字的鸟在窝里呆一会,由于它警惕性太强,每次我刚一靠近,就飞走了!

一次,我看到鸟儿蜷缩在窝里,一动不动,对我的侵扰竟然毫无畏惧。越是这样,我越加小心,生怕惊吓它。第二天,我隔着玻璃窗惊喜地发现:鸟窝里有了一枚小蛋!

我心里一时冲动,想开窗去抚摸这枚可爱的鸟蛋。但我克制住了,不敢去搅乱。接下来的几天,天天如此,每天一枚,我一算已有了5枚,椭圆、干净、光洁,还略带花纹。我以为,母鸟会这样一直生下去的,每天早上迫不及待地去看,迎接每一个成果的诞

生。到了第六天,我数一数,还是五枚;第七天再数,也没见新增。我知道生蛋可能已经停止了,但我开始发现那只鸟宿在鸟窝上的时间越来越长,越来越频繁!尤其是它好象不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,总是若无其事地蹲在鸟窝上面,我发现尽管它的身子不算很大,但它会尽力罩住几只鸟蛋。这样过了三四天,我观察窝里一直没有什么新变化。

直至有一天,突然发现那鸟儿没在窝里了。再看那几枚鸟蛋,似乎有了一点稍微的动静。蛋壳变了形,而且有裂开的前奏!尽管隔着玻璃,但我还是屏住呼吸,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蛋。足足呆了半天,突然发现,蛋在动了!蛋壳先是裂开了一个口子,然后,口子越来越大,随后,看见了一个鸟儿的尖嘴巴从蛋壳里钻了出来,随之是鸟头。鸟头出来了,一个劲地往外伸,迫不及待地想来到这个世界上,它努力地想看看这个世界,却难以睁开双眼。它依然在努力争取!

不一会儿,身子全部出来了,成功实现了同蛋壳的彻底分离!只见一个红肉团躺在窝底,身上看得出有一层薄薄的稀稀的白茸毛。接下来,一只,二只,三只,四只,五只幼鸟全部破壳而出了。它们在一起蠕动着,肉嘟嘟,软乎乎,有的竟然还张开了嘴巴,听得见轻弱的叫声!

我这样静观了好久,由于没有新的动态。我便暂时停止了观察。等到过一会儿

■黎洪涛(温泉)

么不开心都到了九霄云外;

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,身心疲惫,而游泳池就是我的港湾,畅游其间,浑身的每个毛孔都通透了,整个人神清气爽。

有次感冒,禁不住泳池的诱惑,一番热身下水,游着游着,我都忘了感冒这回事,也许是运动的效果,竟然自愈了。

每天,城市的夜拉开了帷幕,万家灯火闪烁,一派盛世祥和、岁月静好的模样。可游泳让我十分着迷,每晚飞奔投入泳池里,一头扎入水中,多么逍遥啊!或漂浮于水面,看清澈的水底,感受水波的流转,浮浮沉沉间,物我两忘,此刻我只专注于一件事,远离纷扰,心神合一,像鱼儿在水底样自由,像鸟儿在空中样尽情,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啊!

每日回家时,夜已深,咸宁大道两旁高楼林立,灯光依旧璀璨,绿化带的树木郁郁葱葱、爽心悦目,摇下车窗,夜风清凉,晚风迅速吹干了我的头发,此刻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。

一日下午,当我在厨房做菜,做得有滋有味、兴趣盎然的时候,我想起游泳,其实做菜与游泳,于我,这两者是有相似之处的,之前的我十指不沾阳春水,而现在也爱上了这

■徐大发(通山)

的风车正面向太阳欢快地飞转飞转,那呼噜切切的发声如低语倾诉,又如不息的鼓掌与缠绵的伴奏。

一声清亮的呐喊划破晨曦的宁静,在山谷间回荡,一位少女正用了手掌拢在嘴边以喇叭状呐喊呼唤,赞美她心仪的太阳,那一轮温暖的明亮!少女旁边依稀站了几个人,也在热烈地跳着,拥抱着,挥舞着,做出各种各样的形状,发出各种各样的呐喊。有的还披了长衣围了被单,恰似远古的侠士。更有远处山顶上,一些游客在默默地凝视着天宇的红日,对话着这地球上炙热的火球。有老人在抡起太极,向着红日吐故纳新。身后是一些长长短短胖胖瘦瘦动动静静的剪影。

以为只是一人的世界,没想到更有早起的人。原来许多人早在昨夜就自驾小车到了山的顶峰。支起帐篷,享受夏夜星空,沐浴着清爽的山风,畅饮游戏……做了一夜的好梦,一直守候到了清晨的云开日出。



人间的寻常烟火。以前从不曾想会学游泳,而现在沉浸其中不能自拔。其实这火候的掌握、调料的搭配,与游泳体能的储备、动作的协调又是何等相似。收、翻、蹬、夹与煎、炒、炸、烹又是不是有相通之处?生活百般滋味,世间所有的事,莫不是用心可以做到的。人生原来有多种可能啊!换种思维,也是在人生的拐角发现另一个我啊!

我想,这就是我这个盛夏的果实吧。

■吴清龙(通城)

后,再走近鸟窝时,发现那只母鸟不知什么时候飞来了,正在用全部身子护着所有的幼鸟,尽管鸟窝太小,它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,但它竟然用脖子和尾巴支住身子,力求全部罩到自己的孩子。这样大约坚持了个把小时,母鸟挺起身子,张开翅膀飞走了,只一会儿又回来了,口里衔着一条虫子,往其中一只幼鸟嘴里喂食。喂完后又飞走了,回来时口里又衔着一条虫子,往另一只幼鸟口里喂。这样反复几个来回,把五只幼鸟喂饱后,就又悄悄飞走了。

幼鸟一天比一天明显地长大。我发现它们的白毛慢慢地变成了淡黑色,眼睛睁得大大的,嘴巴也张得特别大,叫声也越来越大了。再后来,就完全是一身乌黑,羽毛也长起来,翅膀逐渐硬朗,还能够站立起来。

那天早上,我照例去观察鸟窝,隔着玻璃窗,却发现窝里什么都没有了!仅剩下一个空巢!母鸟、小鸟都不见踪影!

我怅然若失,发愣了好久!不知所措。虽然,我十分清楚,鸟儿大了,是一定要展翅高飞的,它们属于蓝天,属于苍穹。

我终于打开了窗户,更近距离地端详着这只鸟窝,它承载了生命延续与世代繁衍的伟大使命,也让我看到了生命的诞生与成长,见证了母爱的力量。

我远眺前方,深邃的天空下几只鸟儿正振翅翱翔,在白云丛中穿梭着……

## 最爱我的老男孩

■徐建英(通山)

我从龙旺山庄出来时,朝阳正好,便辞别龙旺想转道去看老徐。

龙旺追上来补了一句:“你还是先打电话吧,你家老徐新买了一辆豪爵车,每到一处,沿路的花啊叶都带着风,你这时候去,他指不定兜哪了。”

拨老徐的电话,没人接。这个老徐,真还带着风跑,也不想自己多大了。好一会,老徐的电话才给我回拨过来,他说:“刚骑车呢,二丫,你来了吧?”

我说:“来了,来了呢。”

老徐嗓门大了几分,但声音听起来很像这暮春的朝阳,温和而舒服,他说:“二丫你等等我呀,我就回,就回的!”

“不急,还在龙旺这呢。”

电话那端的老徐却不高兴了,他说:“你今天答应我回来的,怎么先去龙旺那呢,我正在潘河收筍呢!”

编筍、放筍那是老徐早前的绝活。筍是老徐用篾编的,方方正正,比普通的竹篾稍长,稍方,筍口做一排内翻的小竹片,里面放着炒好的食诱,拌上酒,往湖近岸的浅水场或杂草边一放,鱼虾闻到香味,便一股脑儿钻里里,一进去,就出不来的。

可这个季节的潘河涨水,湖边又潮又滑,老徐这不是瞎闹嘛,再说现在的市集,什么样的鱼虾没得卖啊!

我也有些生气地问老徐:“你这个时候放什么筍啊,要是万一磕着碰着了,想过我么?”老徐应我:“真磕着碰着了,我不找你。”“不找我,那你找谁去?”“找谁也不找你。”“你都几十岁的人了,怎么说话做事像小孩玩似的?”“我就是玩似的,你咋想咋的。”老徐话说完把电话挂了。

见老徐真生气,我决定去潘河找他。

堤坝上,停着一辆崭新的深红色男式三轮豪爵摩托车,一前一后两排小座,车把手和座扶手处,都缠着一圈圈的绿叶红花,难怪龙旺说老徐走过的路花和草都带风呢。

潘河边,远远看见老徐在拖筍。

长长的鱼筍,随老徐手里的绳子收动,在一点一点往岸上游,篾编的鱼筍,在水里长时间泡过之后,很沉。老徐曲着腰,连扯几下,鱼筍趴在浅水边不动。我紧走几步,想下河阶去帮忙。可老徐已经褪去了他的鞋袜,卷着裤腿,在我惊悚的目光中,一步一步走下了三月的潘河,他一手挽着绳头,一手拖着湿漉漉的鱼筍,踏着清冽冽的潘河水,一路水淋淋的上了岸。

看到小跑过来的我,老徐咧着嘴笑:“我猜你还是会过来我吃饭的,我有虾,龙旺那可没有。”

我盯着他被春水冻得通红的脚蹼,从包掏出来湿纸巾想帮他擦,却被老徐拦着了。

他解开鱼筍,里面跳动着指头长短的爬虾,它们在筍里到处乱蹦,随后顺着老徐的手,一顺儿进了旁边装着清水的木桶。老徐指了指桶里活蹦乱跳虾:“瞧瞧,新鲜吧?鞋子一会穿可行的,爬虾死了,那就不新鲜,不好吃了。”

见我的眼睛直盯着他裸露的脚蹼,老徐一怔:“咋的?你不是说爬虾好吃嘛,怎么今儿看都懒得看这虾?那天我可是特意去后厨问了的,他们说,在潘河收的。那日正好是春分,今日,正好也是春分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说过爬虾好吃?”说真的,我是真不记得了。

“龙旺请客那次,就是谈山庄合作那回,桌上的爬虾,你尝了一口后哇哇大叫,说这虾真好吃,你还说,那是你吃过最好吃的虾呢!”

“天啊!那可是一年前的事了。”

“可不是嘛,一年了呢!我可一直记着的。”老徐得意地抖了抖他湿漉漉的裤脚,慢慢地坐在地上穿鞋。

去年,我和同学龙旺初次洽谈开发龙旺山庄,龙旺请我和老徐一起去吃饭,席间,老徐出去了一次,回来后,的确伏在我耳边说了句:“明年我也给你做这虾。”我边和龙旺说着话,边随口应老徐:“嗯,嗯嗯……”

我的父亲,我亲爱的父亲——老徐,他当了真。